魏書

三二



列傳第六十七　魏書七十九

成淹　范紹

劉桃符　劉道斌

董紹　馮元興

鹿悆　張熠

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也自言晉侍中粲之六世孫祖昇家於北海父洪名犯顯祖廟諱仕劉義隆爲撫軍府中兵參軍早卒淹好文學有氣尚劉子業輔國府刑獄參軍事劉彧以爲員

外郎假龍驤將軍領軍主令援東陽歷城皇興
中降慕容白曜赴闕授兼著作郎時顯祖於仲
冬之月欲巡漠北朝臣以寒甚固諫並不納淹
上接輿釋遊論顯祖覽之謂尚書李訢曰卿等
諸人不如成淹論通釋人意乃勑停行太和中
文明太后崩蕭賾遣其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
侍郎謝竣等來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執之云
弔有常式何得以朱衣入山庭昭明等言本奉
朝命不容改易如此者數四執志不移高祖勑

尚書李沖令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沖奏遣淹
昭明言未解魏朝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淹
言吉凶不同禮有成數玄冠不弔童孺共聞昔
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千載之下猶共稱之卿
遠自江南奉慰不能式遵成事方謂議出何典
行人得失何其異哉昭明言二國交和既久南
北皆須準望齊高帝崩魏遣李彪通弔於時初
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爲疑那得苦見要逼淹言
彪通弔之日朝命以弔服自隨而彼不遵高宗

追遠之慕乃踰月即吉彪行弔之時齊之君臣皆已鳴玉盈庭貂璫曜日百寮內外朱服煥然彪行人不被主人之命復何容獨以素服閒衣冠之中來責雖高未敢聞命我皇帝仁孝之性侔於有虞諒闇以來百官聽於冢宰卿豈得以此方彼也昭明乃搖膝而言三皇不同禮亦安知得失所歸淹言若如來談卿以虞舜高宗爲非也昭明遂相顧而笑曰非孝者宣尼有成責行人亦弗敢言希主人裁以弔服使人唯齎

袴褶比既戎服不可以弔幸借緇衣帢以申國命令爲魏朝所逼違負指授還南之日必得罪本朝淹言彼有君子也卿將命折中還南之日應有高賞若無君子也但令有光國之譽雖復非理見罪亦復何嫌南史董狐自當直筆既而高祖遣李冲問淹昭明所言淹以狀對高祖詔冲曰我所用得人仍勑送衣帢給昭明等賜淹果食明旦引昭明等入皆令文武盡哀後正侍郎高祖以淹清貧賜絹百匹十六年蕭賾遣其

散騎常侍庾蓽散騎侍郎何憲主書邢宗慶朝貢値朝廷有事明堂因登靈臺以觀雲物高祖勑淹引蓽等館南矚望行禮事畢還外館賜酒食宗慶語淹言南北連和既久而比棄信絶好爲利而動豈是大國善隣之義淹言夫爲王者不拘小節中原有菽工採者獲多豈眷眷守尾生之信且齊先主歷事宋朝荷恩積世當應便爾欺奪宗慶庾蓽及行者皆相顧失色何憲知淹昔從南入而以手掩目曰卿何爲不作于禁

而作魯肅淹言我捨危効順欲追蹤陳韓何干禁之有憲亦不對王肅歸國也高祖以淹曾官江表詔觀是非乃造肅與語還奏言實時議紛紜猶謂未審高祖曰明日引入我與語自當知之及鑾輿行幸肅多扈從勑淹將引若有古跡皆使知之行到朝歌肅問此是何城淹言紂都朝歌城肅言故應有殷之頑民也淹言昔武王滅紂悉居河洛中因劉石亂華仍隨司馬東渡肅知淹寓於青州乃笑而謂淹曰青州間何必

無其餘種淹以肅本隷徐州言青州本非其地
徐州聞今日重來非所知也肅遂伏馬上掩口
而笑顧謂侍御史張思寧曰向者聊因戲言遂
致辭溺思寧馳馬奏聞高祖大悅謂彭城王勰
曰淹此段足為制勝輿駕至洛肅因侍宴高祖
戲肅曰近者行次朝歌聞成淹共卿殊有往復
卿試重叙之肅言臣前朝歌為淹所困不謂此
事仰聞聽覽臣爾日失言一之已甚豈宜再說
遂皆大笑高祖又謂肅曰淹能制卿其才亦不

因肅言淹才詞便爲難有聖朝宜應敘進高祖
言若因此進淹恐辱卿轉甚肅言臣屈己達人
正可顯臣之美高祖曰卿既爲人所屈欲求屈
己之名復於卿太優肅言淹既蒙進臣得屈己
伸人此所謂陛下惠而不費遂酣笑而止乃賜
淹龍廐上馬一匹并鞍勒兖具朝服一襲轉謁
者僕射時遷都高祖以淹家無行資勑給事力
送至洛陽并賜假日與家累相隨行次靈丘屬
蕭鸞遣使勑驛馬徵淹車駕濟淮淹於路左請

見高祖竚駕而進之淹曰蕭鸞悖虐幽明同棄陛下俯應人神按劒江湊然敵不可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深願聖明保万全之策詔曰此前車之轍得不愼乎淹曰伏聞發洛已來諸有諫者解官奪職恐非聖明納下之義高祖曰此是我命耳卿不得爲干斧鉞淹曰昔文王詢於芻蕘晉文聽輿人之誦臣雖卑賤敢同匹夫高祖優而容之詔賜絹百匹高祖幸徐州勑淹與閭龍駒等主舟檝將泛泗入河泝流還洛軍次磝

碻淹以黃河浚急慮有傾危乃上跡陳諫高祖
勑淹曰朕以恒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民貧今
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而黃河急浚人皆難涉
我因有此行必須乗流所以開百姓之心知卿
至誠而今者不得相納勑賜驊騮馬一匹衣冠
一襲除羽林監領主客令加威遠將軍于時宮
殿初搆經始務廣兵民運材日有万計伊洛流
澌苦於厲涉淹遂啓求勑都水造浮航高祖賞
納之意欲榮淹於衆朔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賜

帛百匹知左右二都水事世宗初司徒彭城王
勰曰先帝本有成旨淹有歸國之誠兼歷官著
稱宜加優陟髙祖雖崩詔猶在耳乃相聞選曹
加淹右軍領左右都水仍主客令復授驍騎將
軍加輔國將軍都水主客如故淹小心畏法典
客十年四方貢聘皆有私遺毫氂不納乃至衣
食不充遂啓乞外禄景明三年出除平陽太守
將軍如故還朝病卒贈本將軍光州刺史謚曰
定

子胥字景鸞亦學涉好爲文詠但詞彩不倫率
多鄙俗與河東姜質等朋遊相好詩賦間起知
音之士共所嗤笑閭巷淺識頌諷成羣乃至大
行於世歷治書侍御史而卒

范紹字始孫敦煌龍勒人少而聰敏年十二父
命就學師事崔光以父憂廢業母又誡之曰汝
父卒日令汝遠就崔生希有成立今已過朞宜
遵成命紹還赴學太和初充太學生轉算生頗
涉經史十六年高祖選爲門下通事令史遷録

事令掌奏文案高祖善之又爲侍中李沖黃門
崔光所知出内文奏多以委之高祖曾謂近臣
曰崔光從容范紹之力稍遷彊弩將軍積弩將
軍尒朱軍令加給事中遷羽林監揚州刺史任城
王澄請征鍾離勑紹詣壽春共量進止澄曰須
兵十万往還百日過陽鍾離廣陵廬江欲數道
俱進但粮仗軍資須朝廷速遣紹曰計十万之
衆往還百日須粮百日頃秋以向末方欲徵召
兵仗可集恐糧難至有兵無粮何以尅敵願王

善思為社稷深慮澄沈思良久曰實如卿言使
還具以狀聞後澄遂征鍾離無功而返尋除長
兼奉車都尉轉右都水使者録事如故丁母憂
去職值義陽初復起紹除寧遠將軍郢州龍驤
府長史帶義陽太守其年冬使還都值朝廷有
南討之計發河北數州田兵二万五千人通緣
淮戍兵合五万餘人廣開屯田八座奏紹為西
道六州營田大使加步兵校尉紹勤於勸課頻
歲大獲又詔紹詣鍾離與都督中山王英論攻

鍾離形勢英固言必克紹觀其城隍防守恐不可陷勸令班師英不從紹還具以狀聞俄而英敗詔以徐豫二境民稀土曠令紹量度處所更立一州紹以譙城形要之所置州爲便遂立南兖入爲主衣都統加中堅將軍轉前軍將軍追賞營田之勤拜游擊將軍遷龍驤將軍太府少卿都統如故轉長兼太府卿紹量功節用甄煩就簡凡有賜給千匹以上皆別覆奏然後出之靈太后嘉其用心勑紹每月入見諸有益國利

民之事皆令面陳出除安北將軍并州刺史清
慎守法頗得民和值山胡來寇不能擊以此損
其聲望復入爲太府卿莊帝初遇害河陰
劉桃符中山盧奴人生不識父九歲喪母性恭
謹好學舉孝廉射策甲科歷碎職景明中羽林
監領主書蕭寶夤之降也桃符受詔迎接歷奉
車都尉長水校尉游擊將軍正始中除征虜將
軍中書舍人以勤明見知久不遷職世宗謂之
曰揚子雲爲黃門頓歷三世卿居此任始十年

不足辭也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居邊貪穢世宗頻詔桃符爲使慰喻之桃符還具稱益宗既老耄而諸子非理處物世宗後欲代之恐其背叛拜桃符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與後軍將軍李世哲領衆襲益宗語在益宗傳桃符善恤蠻左爲民吏所懷久之徵還遇病卒年五十一贈後將軍洛州刺史

子景均殿中侍御史

劉道斌武邑灌津人自云中山靖王勝之後也

幼而好學有器幹及長署帶十圍鬚髯甚美舉孝廉入京拜校書郎轉主書頗爲高祖所知從征南陽還加積射將軍給事中高祖謂黄門侍郎邢巒曰道斌是段之舉便異儕流矣世宗即位遷謁者僕射轉步兵校尉廣武將軍領中書舍人出爲武邑太守時冀州新經元愉逆亂之後加以連年災儉道斌頻爲表請蠲其租賦百姓賴之罷郡還除右將軍太中大夫又以本將軍出爲恒農太守遷岐州刺史所在有清治之

稱正光四年卒於州贈平東將軍滄州刺史改贈濟州州謚曰康道斌在恒農脩立學館建孔子廟堂圖畫形像去郡之後民故追思之乃復畫道斌形於孔子像之西而拜謁焉

子士長武定中碭郡太守卒

董紹字興遠新蔡鮦陽人也少好學頗有文義起家四門博士歷殿中侍御史國子助教積射將軍兼中書舍人辯於對問爲世宗所賞豫州城人白早生以城南叛詔紹慰勞至上蔡爲賊

所襲因送江東仍被鏁禁蕭衍領軍將軍吕僧
珍蹔與紹言便相器重衍聞之遣使勞紹云忠
臣孝子不可無今當聽卿還國紹對曰老母
在洛無復方寸既奉恩貸實若更生衍又遣主
書霍靈超謂紹曰今放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
彼此息民豈不善也對曰通好息民乃兩國之
事既蒙命及輒當聞奏本朝衍賜紹衣物引入
見之令其舍人周捨慰勞并稱戰爭多年民物
塗炭是以不恥先言與魏朝通好比亦有書都

無報旨卿宜備申此意故遣傳詔周靈秀送卿
至國遲有嘉問又令謂紹曰卿知所以得不死
不今者獲卿乃天意也夫千人之聚不散則亂
故須立君以治天下不以天下養一人凡在民
上胡不思此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
漢中見歸先是詔有司以所獲衍將齊苟兒等
十人欲以換紹事在司馬悅傳及紹還世宗愍
之永平中除給事中仍兼舍人紹雖陳說和計
朝廷不許久之加輕車將軍正舍人又除步兵

校尉蕭宗初紹上御天馬頌帝賞其辭賜帛八
十匹又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舍人如故加冠
軍將軍出除右將軍洛州刺史紹好行小惠頗
得民情蕭衍將軍曹義宗王玄昊等寇荊州據
順陽馬圈裴衍王羆討之旣復順陽進圍馬圈
城堅裴王糧少紹上書言其必敗未幾裴衍等
果失利順陽復爲義宗所據紹有氣病啓求解
州詔不許蕭寶夤反於長安也紹上書求擊之
云臣當出瞎巴三千生噉蜀子肅宗謂黃門徐

紇旨此巴真瞎也紇旨曰此是紹之壯辭云巴人勁勇見敵無所畏懼非實瞎也帝大笑勅紹速行又加平西將軍以拒寶寅之功賞新蔡縣開國男食邑二戶永安中代還於是除安西將軍梁州刺史假撫軍將軍兼尚書爲山南行臺頗有清稱前廢帝以元孚代之紹至長安時尒朱天光爲關右大行臺啓紹爲大行臺從事兼吏部尚書又除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天光赴洛留紹於後天光敗賀拔嶽復請紹爲其開府

諮議參軍永熙中加車騎將軍嶽後攜紹於高平牧馬紹悲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黃河寧謂胡關下復聞楚客歌後爲宇文黑獺所殺

子敏永安中爲太尉西閤祭酒

馮元興字子盛東魏郡肥鄉人也其世父僧集官至東清河西平原二郡太守贈濟州刺史元興少有操尚隨僧集在平原因就中山張吾貴常山房虬學通禮傳頗有文才年二十三還鄉

教授常數百人領褏孝廉對策高第叉舉秀才
時御史中尉王顯有權寵元興奏記於顯召爲
檢校御史尋轉殿中除奉朝請二使高麗江陽
王繼爲司徒元興爲記室參軍遂爲元乂所知
乂秉朝政引元興爲尚書殿中郎領中書舍人
仍御史元興居其腹心預聞時事畢身勉已人
無恨焉家素貧約食客恒數十人同其飢飽曾
無吝色時人歎尚之及太保崔光臨薨薦元興
爲侍讀尚書賈思伯爲侍講授肅宗杜氏春秋

於式乾殿元興常爲擿句儒者榮之及又欲解領軍以訪元興元興曰未知公意如何耳又曰卿謂吾欲反也元興不敢言因勸之又既賜死元興亦被廢乃爲浮萍詩以自喻曰有草生碧池無根緑水上脆弱惡風波危微苦驚浪丞相高陽王雍召爲兼屬未幾去任還鄉僕射元羅爲東道大使以元興爲本郡太守尋徵赴闕以毋憂還家頻值鄉亂數爲監軍元興多所賞罰鄉黨頗以此憾焉上黨王天穆之討邢杲引爲

大將軍從事中郎元顥入洛復爲平北將軍光禄大夫領中書舍人莊帝還宮天穆以爲太宰諮議參軍加征虜將軍普泰初安東將軍光禄大夫領中書舍人太昌初卒於家贈征東將軍齊州刺史文集百餘篇元興世寔因元乂之勢託其交道相用爲州主簿論者以爲非倫高祖時有譙郡曹道頗涉經史有幹用舉孝廉太和中東宮主書門下録事景明中尚書都令史領主書後轉中書舍人行使每稱旨出

除東郡太守卒贈儀同三司又有北海曹昇亦
以學識清立見知歷治書侍御史永安中黄
門郎散騎常侍出帝世國子祭酒不營家産至
以餧卒於鄴時人傷歎之又齊郡曹昂有學識
舉秀才永安中太學博士兼尚書郎而常徒步
上省以示清貧忽遇盜大失綾縑時人鄙其
矯詐
鹿悆字永吉濟陰人父生在良吏傳悆好兵書
陰陽釋氏之學太師彭城王勰召為館客嘗詣

徐州馬疫附船而至大梁夜驛從者上岸竊禾四束以飼其馬船行數里僉覺問得禾之處從者以告僉大怒即停船上岸至取禾處以縑三丈置禾束下而返初爲眞定公元子直國中尉恒勸以忠廉之節甞賦五言詩曰嶧山万丈樹雕鏤作琵琶由此材高遠弦響藹中華又曰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絲管韻未成莫使弦響絶子直甞有令問僉欲其善終故以諷焉母憂去職服闋仍本任子直出鎮梁州僉隨之州州

有兵粮和糴和糴者靡不潤屋悆獨不取子直
彊之終不從命莊帝爲御史中尉悆兼殿中侍
御史監臨淮王彧軍時蕭衍遣其豫章王綜據
徐州綜客信通悆云欲歸款綜時爲蕭衍愛子
衆議咸謂不然彧募人入報驗其虛實悆遂請
行曰若綜有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
人命也時徐州始隔邊方騷擾綜部將成景儁
胡龍牙並揔彊兵內外嚴固悆遂單馬間出徑
趣彭城未至之間爲綜軍主程兵潤所止問其

來狀悆荅曰兵交使在自昔通言我爲臨淮王所使須有交易兵潤遂先遣人白龍牙等綜既有誠心聞悆被執語景儁等曰我每疑元略規欲叛城將驗其虛實且遣左右爲元略使入魏軍中喚彼一人其使果至可令人詐作略身在一深室詭爲患狀呼使户外令人傳語時略始被衍追還綜又遣腹心梁話迎悆密語意狀令善酬荅引悆入城詣龍牙所時日巳暮龍牙列仗舉火引悆曰元中山甚欲相見故令喚卿又

曰安豐臨淮將少弱卒規復此城容可得乎念曰彭城魏之東鄙勢在必爭得否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當如卿言眷後語景儁往所停念在外門久而未入時夜已久星月甚明有綜軍主姜桃來與念語曰君年已長宿又充令使良有所達元法僧魏之微子拔城歸梁梁主待物有道乃舉手上指令歲星在斗斗吳之分野君何為不歸梁國我令君富貴念答曰君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法僧者莒僕之流而梁納之無乃有愧

於季孫也今月建鶉首斗牛受破歲星木也逆
而剋之君吳國敗喪不久且衣錦夜遊有識不
許言未及盡引入見景儁景儁曰元中山雖曰
相喚不懼而來何也答曰昔楚伐吳吳大遣歷由
勞師今者此行略同於彼又曰遊歷多年與卿
先經相識仍叙由緣景儁便記引念同坐謂念
曰卿不爲刺客也答曰今者爲使欲返命本朝
相刺之事更卜後圖爲設飯食雜果念彊飲多
食向敵數人微自夸矜諸人相謂曰壯士哉乃

引向元略所一人引入戶內指床令坐一人別在室中出謂僉曰中山有敎與君相聞僉遂起立使人謂僉曰君但坐僉曰家國王子豈有坐聽敎命使人曰頓首君我昔有以向南遣相喚欲聞鄉事晚來患動不獲相見僉曰奉音旨冒險祇赴不得瞻見內懷反側遂辭而退須臾天曉綜軍主范曷景儁司馬楊瞟等競問北朝士馬多少僉云秦隴既平三方靜晏今有高車白眼羌蜀五十万齊王　陳留崔延伯李叔

仁等分爲三道徑趣江西安樂王鑒李神領冀相齊濟青光羽林十萬直向琅邪南出諸人相謂曰詎非華辭也悆曰可驗崇朝何華之有日晏令還景儁送悆上戲馬臺北望城壘曰何此城之固良非彼軍士所能圖擬卿可語二王回師改計悆曰金墉湯池衝甲彌巧貴守以人何論險害還遣軍於路與梁話誓盟契約既固未旬綜果降詔曰日者法僧父子頑固自天長惡不已竊城外叛職此亂階遂使彭宋名藩翻爲賊

有雖宗臣名將揮戈於泗濱虎士雄卒諫劒於汴渚然髙墉峻堞非可易登廣涘深隍實爲難踐是用日旰忘食中宵憤惋者也而行都督豫章王蕭綜體運知機欲歸有道潛遣密信送款於都督臨淮王于時事同夜光能不按劒殿中侍御史監軍鹿悆不憚虎口視險若夷便能占募入驗虛實誓盟旣固所圖遂果返地復城息我兵甲亦是悆之力焉若不酬以爵祿何以勸厲將來可封定陶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除員

外散騎常侍俄出爲青州彭城王劭府長兼司
馬尋解長兼廣川人劉鈞東清河人房須反劭
遣僉監州軍討之戰於商山頗有所捷將統皆
劭左右擅增首級妄請賞帛僉面執不與劭弗
從僉勃然作色曰竭志立言爲王爲國豈僉家
事不辭而出劭追而謝焉竊勳者放言噂㖃欲
加私害僉聞而笑之不以介意先是蕭衍遣將
彭羣王辯率衆七万圍逼琅邪自春及秋官軍
不至而兩青士馬裁可万餘師次郎城久而未

進劭乃遣兗南青州刺史胡平遣長史劉仁之竝監勒諸將徑赴賊壘大破之斬羣首俘馘二千餘級肅宗嘉之璽書勞問永安中入爲左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又以前賞兗入徐之功未盡增邑二百戶進爵爲侯雖任居通顯志在謙退迎送親賓加於疇昔而自無室宅常假賃居止布衣糲食寒暑不變莊帝嘉其清素時復賜以錢帛及東徐城民呂文欣殺刺史元大賓南引賊衆屯柵曲術詔兗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

軍爲六州大使與行臺樊子鵠討破之文欣黨重以購之文欣同逆人韓端正斬文欣送首魁帥同死者十二人詔書褒慰還拜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尋詔爲使持節兼尚書右僕射東南道三徐行臺至東郡值尒朱仲遠陷西兖向滑臺詔與都督賀拔勝等拒仲遠軍敗還京普泰中加征東將軍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兼度支尚書河北五州和糴大使天平中除梁州刺史時滎陽民鄭滎業等聚衆反圍逼州城悆不

能固守遂以城降榮業送悆於關西
張熠字景世自云南陽西鄂人漢侍中衡是其
十世祖熠自奉朝請爲揚州車騎府錄事參軍
入除步兵校尉永寧中寺塔大興經營務廣靈
太后曾幸作所凡有顧問熠敷陳指畫無所遺
闕太后善之久之除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後爲
別將隨長孫稚西征轉平西將軍太中大夫爲
關西都督以功封長平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
永安初除平西將軍岐州刺史假安西將軍尋

加撫軍將軍矜恤貧弱爲民所愛代還值元顥
入洛仍令復州熠遂私還莊帝還宮出除鎮南
將軍東荆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征蠻大都督
轉荆州刺史值尒朱兆入洛不行普泰中衛將
軍金紫光禄大夫天平初遷鄴草創右僕射高
隆之吏部尚書元世儁奏曰南京宮殿毁撤送
都連筏竟河首尾大至自非賢明一人專委受
納則恐材木耗損有闕經構熠清貞素著有稱
一時臣等輒舉爲大將詔從之熠勤於其事尋

轉營構左都將將興和初衛大將軍宮殿成以本將軍除東徐州刺史三年卒於州時年六十贈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兖州刺史謚曰懿

子孝直武定末司空騎兵參軍

史臣曰成淹等身遭際會俱得効其所能以至於顯達苟曰非才亦何可以致

列傳第六十七　　魏書七十九

卷之二十七

列傳第六十八　魏書八十

朱瑞　叱列延慶
斛斯椿　賈顯度
樊子鵠　賀拔勝
侯莫陳悅　侯淵

朱瑞字元龍代郡桑乾人祖就字祖成卒於沛縣令父惠字僧生行太原太守卒永安中瑞貴達就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惠贈使持節冠軍將軍恒州刺史瑞長厚質直敬愛人士孝昌末

介朱榮引爲其府戶曹參軍又爲大行臺郎中
甚爲榮所親任建義初除黃門侍郎仍中書
舍人榮恐朝廷事意有所不知故居之門下爲
腹心之寄録前後勲封陽邑縣開國公食邑一千
戶未幾又除散騎常侍安南將軍黃門如故丁
父憂去官詔起復任除青州大中正及元顥内
逼瑞啓勸北幸乃從駕於河陽除侍中征南將
軍兼吏部尚書改封北海郡開國公增邑一千
戶莊帝還洛加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又改封樂

陵郡開國公仍侍中瑞雖爲介朱榮所委而善
處朝廷之間莊帝亦賞遇之曾謂侍臣曰爲人
臣當須忠實至如朱元龍者朕待之亦不異餘
人瑞啓乞三從之內並屬滄州樂陵郡詔許之
仍轉滄州大中正瑞始以青州樂陵有朱氏意
欲歸之故求爲青州中正又以滄州樂陵亦有
朱氏而恐好河北遂乞移屬焉尋加車騎將軍
介朱榮死瑞與世隆俱北走既而以莊帝待之
素厚且見世隆等並無雄才終當敗喪於路乃

還帝大悅執其手曰社稷忠臣當須如此尒朱
天光擁衆關右帝欲招納之乃以瑞兼尚書左
僕射爲西道大行臺以慰勞焉既逹長安會
尒朱兆入洛復還京師都督斛斯椿先與瑞有
隙數譖之於世隆世隆性多忌且以前日乖異
忿恨更甚普泰元年七月遂誅之時年四十
九太昌初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恭穆
子孟儁亂襲封齊受禪例降

瑞弟珍字多寶太尉上黨王天穆錄事參軍卒

珍弟騰字神龍建義初爲龍驤將軍大都督司馬又封涇陽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累遷中軍將軍光祿大夫與瑞同遇害太昌初贈滄州刺史

騰弟慶賓卒於光祿大夫

子清武定末齊王開府中兵參軍

叱列延慶代西部人也世爲酋帥曾祖鍮石世祖末從駕至瓜步賜爵臨江伯父億彌襲祖爵

高祖時越騎校尉延慶少便弓馬有膽力正光末除直後隸大都督李崇北伐後隨尒朱榮入洛仍從榮討葛榮於相州延慶世隆姊壻也榮親遇之葛榮既擒除使持節撫軍將軍光祿大夫假鎮東將軍都督西部第一領民酋長封永寧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永安二年以本將軍除恒州刺史普泰初世隆得志特見委重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又進驃騎大將軍開府餘如故尋除都督恒雲燕朔四州諸軍事

大都督兼尚書左僕射山東行臺北海郡開國
公邑五百戶時幽州刺史劉靈助以莊帝崩
遂舉兵唱義諸州豪右咸相結附靈助進屯於
定州之安固世隆白前廢帝以延慶與大都督
侯淵於定州相會以討靈助淵謂延慶曰靈助
善於卜占百姓信惑所在響應未易可圖若万
一戰有利鈍則大事去矣未若還師西入據關
拒險以待其變延慶曰劉靈助庸人也天道深
遠豈其所識大兵一臨彼皆恃其妖術坐看符

厭寧肯戮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如吾計者政欲出營城外詭言西歸靈助聞之必信而自寛潛軍往襲可一往而擒淵從之乃出頓城西聲云將還簡精騎一千夜發詰朝造靈助壘戰於城北遂破擒之仍兼尚書左僕射爲恒雲燕朔四州行臺又除使持節侍中都督恒雲燕朔定五州諸軍事定州刺史餘如故與尒朱兆等拒義旗於韓陵戰敗延慶與尒朱仲遠走渡石濟仲遠南竄延慶北降齊獻武王王與之入洛仍

從王於并州後赴洛出帝以爲中軍大都督延慶旣尒朱親昵又黨於權倖出帝之西齊獻武王入洛以罪誅之

延慶兄子平武定末儀同三司右衞將軍廮陶縣開國侯

斛斯椿字法壽廣牧富昌人也父敦肅宗時爲左牧令時河西賊起牧民不安椿乃將家投尒朱榮榮以椿兼其都督府鎧曹參軍從榮征伐有功表授厲威將軍稍遷中散大夫署外兵事

椿性佞巧甚得榮心軍之密謀頗亦關預及肅宗崩椿從榮入洛莊帝初封陽曲縣開國公食邑千戸遷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司馬尋除尒朱榮大將軍府司馬從平葛榮以功除上黨太守及元顥入洛椿隨榮奉迎莊帝遂從攻顥顥敗遷安北將軍建州刺史改封深澤縣轉鎮東將軍徐州刺史又轉征東將軍東徐州刺史及尒朱榮死椿甚憂懼時蕭衍以汝南王悅爲魏主資其士馬次於境上椿聞大喜遂率所部棄州

歸悅悅授椿使持節侍中大將軍領軍將軍領
左右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封靈丘郡開國公邑
万戸又爲大行臺前驅都督會尒朱兆入洛椿
復率所部背悅歸兆尒朱世隆之立前廢帝也
椿參其謀以定策功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京畿北面大都督改封城陽郡開國公增
邑五百戸并前一千五百戸尋加開府時椿父
敦先在秀容忽有傳敦死問請減己階以贈
之自襄城將軍超贈車騎將軍恒州刺史尋知

其父猶在詔復椿官仍除其父爲車騎將軍揚州刺史世隆之厚椿也如此椿與尒朱度律仲遠等北拒齊獻武王次陽平會尒朱兆與度律等相疑遁還語在兆傳椿後復與度律等同拒義旗敗於韓陵椿謂都督賈顯智等曰若不先執尒朱我等死無類矣遂與顯智等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兼行椿入北中城收尒朱部曲盡殺之令長孫稚賈顯智等率數百騎襲尒朱世隆彥伯兄弟斬於閶闔門外椿入洛懸世隆兄弟

首於其門樹椿父出見謂椿曰汝與尒朱約爲兄弟今何忍懸其頭於家門寧不愧負天地乎椿乃傳世隆等首并囚度律天光送於齊獻武王出帝拜椿侍中儀同開府初獻武王之入洛頓於邙山尒朱仲遠帳下都督橋寧張子期自滑臺而至獻武王責寧等曰汝事仲遠擅其榮利盟契百重許同生死前仲遠自徐爲逆汝爲戎首今仲遠南走汝復背之於臣節則不忠論事人則無信犬馬尚識恩養汝今犬馬之不如

遂斬之椿自以數為反覆見寧等之死意常不安遂密構閒勸出帝置閤內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數自直閤已下員別數百皆選天下輕剽者以充之又說帝數出遊幸號令部曲別為行陳椿自約勒指麾其閒從此以後軍謀朝政一決於椿又勸帝徵兵詭稱南討將以伐齊獻武王帝從之遂陳兵城西北接邙山南至洛水帝詣習戎服與椿臨閱焉獻武王以椿亂政欲誅之椿譖說既行因此遂相恐動出帝勒兵河橋

令椿爲前軍營於邙山北尋遣椿率步騎數千鎮虎牢椿弟豫州刺史元壽與都督賈顯智守滑臺獻武王令相州刺史竇泰擊破之椿懼已不免復啓出帝假說遊聲以刼脅帝信之遂入關椿亦西走長安椿狡猾多事好亂樂禍干時敗國朝野莫不讎疾之

元壽尋爲部下所殺

賈顯度中山無極人父道監沃野鎮長史顯度形貌偉壯有志氣初爲別將防守薄骨律鎮正

光末北鎮擾亂爲賊攻圍顯度拒守多時以賊
勢轉熾不可久立乃率鎮民浮河而下既達秀
容爲尒朱榮所留尋表授直閤將軍左中郎將
建義初除汲郡太守假平東將軍隨尒朱榮破
葛榮又除撫軍將軍光禄大夫都督封石安縣
開國公邑一千戸從上黨王天穆破邢杲值元
顥入洛仍與天穆渡河赴行宮於河内顥平以
本將軍除廣州刺史假鎮南將軍轉南兖州刺
史尒朱榮之死也顯度情不自安南奔蕭衍衍

厚待之普泰初還朝授衛大將軍儀同三司左
光禄大夫又行濟州事復隨尒朱度律等北拒
義旗敗於韓陵與斛斯椿及弟顯智等率衆先
據河橋誅尒朱氏出帝初除尚書左僕射尋加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大中正未幾
以本官行徐州刺史東道大行臺永熙三年五
月轉雍州刺史西道大行臺殁於關中
弟智字顯智少有膽決孝昌中告毛謐等逆靈
太后嘉之除伏波將軍宂從僕射領直齋蕭衍

將夏侯夔攻郢州以智為龍驤將軍別將討之至則夔退智仍入城及刺史元顯達以城降於蕭衍智勸城人不欲叛者與顯達交戰相率歸闕後為都督隸太宰上黨王天穆征邢杲臨陳流矢中胷仍戰不已元顥入洛仍隨天穆渡河朝莊帝於河內與尒朱兆同先渡河破顥軍以勳除持節征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封義陽縣開國伯邑五百戶假衛將軍與行臺樊子鵠討吕文欣於東徐州平之加侍中驃騎大將軍增

邑三百戶尋行東中郎將加散騎常侍及尒朱仲遠爲徐州刺史智隷仲遠赴彭城尒朱榮之死也仲遠擧兵向洛智不從之遂擁部下出清水東招勒州民與相拒擊莊帝聞而善之除右光祿大夫武衞將軍進爵爲侯增邑二百戶通前一千因鎭徐州普泰初還洛仲遠忿其乖背議欲殺之智兄顯度先爲世隆所厚世隆爲解喩得全時趙脩巡起逆荆州蕭衍遣兵接援世隆欲令智以功自効遣智討之除使持節散騎

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假驃騎大將軍荆州大都督進爵爲公將發會荆州斬送脩延首不行又從尒朱度律北拒義旗合尒朱兆於陽平兆與度律自相疑阻退還除驃騎大將軍後隨度律等敗於韓陵智與兄顯度斛斯椿謀誅尒朱氏椿顯度據守北中令智等入京擒世隆兄弟出帝初除散騎常侍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滄州刺史在州貪縱甚爲民害出帝徵還京師尋加授侍中以本將軍除濟州刺史率衆

達東郡仍停不進於長壽津為相州刺史竇泰所破還洛天平初赴晉陽智去就多端後坐事死時年四十五

子羅侯祕書郎

樊子鵠代郡平城人其先荆州蠻酋被遷於代父興平城鎮長史歸義侯普泰中子鵠貴顯乃贈征虜將軍荆州刺史子鵠值北鎮擾亂南至并州介朱榮引為都督府倉曹參軍孝昌三年冬榮使子鵠詣京師靈太后見之問榮兵勢子

鵠應對稱旨太后嘉之除直齋封南和縣開國子邑三百戶令還赴榮榮以爲行臺郎中行上黨郡及榮向洛以爲假節假平南將軍都督河東正平軍事行唐州事刺史崔元珍閉門拒守子鵠攻尅之建義初拜平北將軍晉州刺史封永安縣開國伯食邑千戶又兼尚書行臺治有威信山胡率服元顥入洛薛脩義及降蜀陳雙熾等受顥處分率衆攻州城子鵠出與戰大破之又破脩義等於土門以功拜撫軍將軍尋徵

授都官尚書西荆州大中正後兼右僕射爲行臺督賈智等討呂文欣於東徐州平之還除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進封南陽郡開國公增戶六百尚書如故仍假驃騎大將軍率所部爲都督時尒朱榮在晉陽京師之事子鵠頗預委寄故在臺閣征官不解後出除散騎常侍本將軍殷州刺史屬歲旱儉子鵠恐民流亡乃勸有粟之家分貸貧者并遣人牛易力多種二麥州内以此獲安及尒朱榮之死世隆等遣書招子鵠

欲與同趣京師子鵠不從以母在晉陽啓求移鎮河南莊帝嘉之除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假驃騎大將軍都督二豫郢三州諸軍事兼尚書右僕射二豫郢潁四州行臺子鵠到相州又勅賚絹五百匹行達汲郡聞尒朱兆入洛乃渡河見仲遠仲遠遣鎮汲郡兆徵子鵠赴洛既見責以乖異之意奪其部衆將還晉陽及紇豆陵步藩起以子鵠爲都督徵發粮仗元曄以爲侍中御史中尉中軍大都督隨曄向洛普泰初仍除

舊任及趙脩延叛於荆州詔子鵠通三鵶道而還遭母憂去職前廢帝聞其在洛無宅凶費不周賚絹四百匹粟五百石以本官起之太昌初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揔大都督杜德等追討尒朱仲遠仲遠已奔蕭衍收其兵馬甲仗時蕭衍遣元樹入寇陷據譙城詔子鵠與德討之樹屯兵梁國欲來逆戰見子鵠軍盛夜退還譙子鵠引兵追躡樹又背城爲陳子鵠勒兵直趣城下縱騎衝突樹衆大敗奔入城門城門

隘塞多自殺害於是斬千餘級獲馬數百匹大
收鎧仗遂圍城加儀同三司樹勤兵出戰輒被
摧衂遂不敢出自守而已子鵠恐蕭衍遣救乃
分兵擊衍苞州然州宕州大澗蒙縣等五城並
望風逃散樹既無外援計無所出子鵠又令人
說之樹遂請率衆歸南以地還國子鵠等許之
共結盟約及樹衆半出子鵠中擊破之擒樹及
衍譙州刺史朱文開俘馘甚多班師出帝賚馬
匹遷吏部尚書轉尚書右僕射尋加驃騎大

将軍開府典選初青州人耿翔聚衆反亡奔蕭
衍衍資其兵偷據膠州除子鵠使持節侍中青
膠大使督濟州刺史蔡儁討之師達青州翔拔
城奔走在軍遇病詔遣醫給藥仍除兖州刺史
餘官如故便道之州子鵠先遣腹心緣歷民間
採察得失及入境太山太守彭穆參候失儀子
鵠責讓穆并數其罪狀穆皆引伏於是州內震
悚及出帝入關子鵠據城爲逆南青州刺史大
野拔徐州人劉粹各率衆就子鵠天平初遣儀

同三司婁昭等率衆討之子鵠先使前膠州刺
史嚴思達鎮東平郡昭攻陷之仍引兵圍子鵠
城久不拔昭以水灌城靜帝欲招慰下之遣散
騎常侍陸琛兼黄門郎張景徵齎璽書勞子
鵠而大野拔因與相見左右斬子鵠以降
賀拔勝字破胡神武尖山人祖尒逗選充北防
家於武川以窺覘蠕蠕兼有戰功顯祖賜爵龍
城男爲本鎮軍主父度拔襲爵正光末沃野人
破落汗拔陵聚衆反度拔與三子鄉中豪勇援

懷朔鎮殺賊王衛可瓌度拔尋爲賊所害孝昌中追贈安遠將軍肆州刺史度拔之死也勝與兄弟俱奔恒州刺史廣陽王淵勝便弓馬有武幹淵厚待之表爲彊弩將軍充帳內軍主恒州陷歸尒朱榮轉積射將軍爲別將又兼都督及榮入洛以預義之勳封易陽縣開國伯邑四百户除直閤將軍尋加通直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光祿大夫進號安南將軍尋除撫軍將軍爲大都督出井陘鎮中山元顥入洛勝從東路率騎

三百赴行宮於河梁榮命勝與尒朱兆先渡破
擒顥息冠受及顥大都督陳思保莊帝還宮以
功增邑六百户復加通直散騎常侍征北將軍
金紫光禄大夫武衛將軍改封真定縣開國公
尋除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尒朱榮之死也勝與
田怙等奔走榮第於時宮殿之門未加嚴防怙
等議即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既行大事必當更
有竒謀吾等衆旅不多何可輕尒但得出城更
爲他計怙乃止及世隆夜走勝遂不從莊帝甚

嘉之仲遠逼東郡詔勝以本官假驃騎大將軍爲東征都督率衆會鄭先護以討之爲先護所疑置之營外人馬未得休息俄而仲遠兵至勝與交戰不利乃降之普泰初除右衛將軍進號車騎大將軍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共尒朱仲遠度律北拒義旗相與奔退事在尒朱兆傳後俱敗於韓陵勝因降齊獻武王太昌初拜領軍將軍餘官如故又除侍中出帝既納斛斯椿等讒間之說將謀齊獻武王以勝弟岳擁衆關西

仍欲廣爲勢援除勝使持節侍中都督三荊二郢南襄南雍七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勝將圖襄陽攻蕭衍下迮戍尅之擒其戍主尹道玩戍副庫𢦏又使人誘動蠻王問道期道期率種起義衍雍州刺史蕭續遣軍擊道期爲道期所敗漢南大駭勝又遣軍攻均口擒衍將莊思延又攻馮翊安定沔陽鄴陽城並平之續遣將柳仲禮於穀城拒守勝攻之不尅乃班師沔北盪爲丘墟矣衍書勑續云賀

拔勝北間驍將汝宜慎之勿與爭鋒其見憚如此進爵琅邪郡公出帝末詔勝統衆北赴京師軍次汝水出帝入關勝率所部欲從武關趣長安行至析陽聞齊獻武王平潼關擒毛鴻賓勝懼復走荆州城人閉門不納時獻武王已遣行臺侯景大都督高敖曹討之勝戰敗爲流矢所中乃率左右五百餘騎奔蕭衍明年從間道投寶炬勝好行小數志大膽薄周章南北終無所成致殞於賊中

勝兄可泥永熙中太尉公封燕郡王
勝弟岳字阿斗泥初爲太學生長以弓馬爲事
與父兄赴援懷朔賊王衛可瓌在城西二百餘
步岳乗城射之箭中瓌臂賊衆大駭後歸恒州
廣陽王淵以爲帳内軍主表爲彊弩將軍州陷
投尒朱榮榮以爲别將進爲都督永安初除安
北將軍光禄大夫武衛將軍賜爵樊城鄉男坐
事失官爵二年詔並復之尋除使持節假衛將
軍西道都督隷尒朱天光爲左廂大都督討万

俟醜奴天光先知岳喜得同行毎事論訪尋加
衛將軍假車騎將軍餘如故岳届長安榮遣岳
續至時万俟醜奴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向武
功南渡渭水攻圍趣柵天光遣岳率騎一千馳
往赴救菩薩攻柵已尅還向岐州岳以輕騎八
百北渡渭水擒賊令殺掠其民以挑菩薩菩薩
果率步騎二万餘人至渭水北岳以輕騎數十
與菩薩隔水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自言彊盛
往復數返菩薩乃自憍令省事傳語岳怒曰我

與菩薩言卿是何人與我對語省事恃水應荅不遜岳舉弓射之應弦而倒時已逼暮於此各還岳密於渭南傍水分置精騎四十五十以爲一所隨地形便駱驛置之明日自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並且東行岳漸前進先所置驛騎隨岳而集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已二十里許便至淺可濟岳便馳馬東出以示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十餘里依橫崗伏兵以待之賊以路險不得前進

前後繼至平度嶺東岳乃回戰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渡渭北降步兵万餘收其輜重其有土民普皆勞遣醜奴尋棄岐州北走安定其後破侯伏侯元進降侯幾長貴擒醜奴蕭寶夤王慶雲万俟道洛走宿勤明達事在尒朱天光傳天光雖爲元帥而岳功效居多加車騎將軍增邑二千户進封樊城縣開國伯尋詔岳都督涇北

豳二夏四州諸軍事本將軍涇州刺史進爵爲
公改封清水郡公天光入洛使岳行雍州事元
曄立除驃騎大將軍增邑五百户餘如故普泰
初都督二岐東秦三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岐州
刺史尋加侍中給後部鼓吹仍詔開府俄兼尚
書左僕射隴右行臺仍停高平後以隴中猶有
土民不順岳助侯莫陳悅所在討平二年加岳
都督三雍三秦二岐二華諸軍事雍州刺史關
西行臺餘如故及尒朱天光率衆赴洛將抗齊

獻武王岳與侯莫陳悅下隴赴雍以應義旗永
熙初仍開府兼僕射大行臺雍州刺史增邑千
戶二年詔岳都督雍華北華東雍二岐豳四梁
二益巴二夏蔚寧南益涇二十州諸軍事大都
督岳自詣北境安置邊防率部趣涇州平涼西
界布營數十里使諸軍士田殖涇州身將壯勇
託以牧馬於原州北招万俟受洛干等并遠近
州鎮聚結者靈州刺史曹泥身詣岳軍請代岳
以前洛州刺史元季海爲州彼民不促擊破季

海部下獨聽季海闕三年正月岳召侯莫陳悅會於高平將討之令悅前驅北趣靈州聞渴波隘中河水未解將往趣之岳旣揔大衆據制關右憑彊憍恣有不臣之心齊獻武王惡其專擅令悅圖之悅素服威略旣承密旨便潛爲計時岳遣悅先行悅乃通夜東進達明晦日岳行軍前與悅相見悅誘岳入營坐論兵事悅詐云腹痛起而徐行悅女夫元洪景抽刀斬岳後岳部下收岳尸葬於雍州北石安原六月贈大將軍

太保録尚書事都督刺史開國並如故
侯莫陳悅代郡人也父婆羅門爲駝牛都尉故
悅長於河西好田獵便騎射會牧子逆亂遂歸
尒朱榮榮引爲都督府長流參軍稍遷大都督
莊帝初除征西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封栢人縣
開國侯邑五百戸尒朱天光之討關西榮以悅
爲天光右廂大都督本官如故西伐剋獲皆與
天光賀拔岳略同勞效以本將軍除鄯州刺史
餘如故尒朱榮死後亦隨天光下隴元曄立除

車騎大將軍渭州刺史進爵爲公改封白水郡增邑五百戶及天光向洛使悅行華州事普泰中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秦州刺史天光之東出將抗義旗悅與岳下隴以應齊獻武王至雍州會尒朱買復敗永熙初加開府都督隴右諸軍事仍秦州刺史永熙三年正月岳召悅共討靈州悅誘岳斬之岳左右奔散悅遣人安慰云我別禀意旨止在一人諸君勿怖衆皆畏服無敢拒違悅心猶豫不即撫納乃還入隴止永洛

城岳之所部聚於平凉規還圖恱遣追夏州刺史宇文黒獺黒獺至遂揔岳部衆并家口入高平城以自安固乃勒衆入隴征恱恱聞之棄城南據山水之險設陳候戰黒獺至遥望見恱欲待明日决鬬恱先召南秦州刺史李景和其夜景和遣人詣黒獺密許翻降至暮景和乃勒其所部使上𩦲駝云儀同有教欲還秦州守以拒賊令軍人嚴備景和復紿恱帳下云儀同欲還秦州汝等何不裝辦衆謂爲實以次相驚人情

惶惑不可復止皆散走而趣秦州景和先驅至城據門以慰輯之悅部衆離散猜畏傍人不聽左右近已與其二弟并見及謀殺岳者八九人棄軍迸走數日之中盤回往來不知所趣左右勸向靈州而悅不決言下隴之後恐有人所見乃於山中令從者悉步自乘一騾欲向靈州中路追騎將及望見之遂縊死野中弟息部下悉見擒殺唯先謀殺岳者悅中兵參軍豆盧光走至靈州後奔晉陽悅自殺岳後神情恍惚不復

如常恒言我僅睡即費覓岳語我兄欲何處去隨我不相置因此彌不自安而致敗滅

侯淵神武尖山人也機警有膽略肅宗末年六鎮飢亂淵隨杜洛周南寇後與妻兄念賢背洛周歸於朱榮路中遇寇身披苦褐榮賜其衣帽厚待之以淵為中軍副都督常從征伐屢有戰功孝莊即位除領左右封厭次縣開國子邑四百戶後從榮討葛榮於滏口戰功尤多榮啓淵為驃騎將軍燕州刺史時葛榮別帥韓郗長等

有衆數万屯據薊城尒朱榮令淵與賀拔勝討之會元顥入洛榮徵勝南赴大軍留淵獨鎮中山及莊帝還宮榮令淵進討韓樓配卒甚少或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揔大衆未必能用今擊此賊故當不足定也止給騎七百淵遂廣張軍聲多設供具親率數百騎深入樓境欲執行人以問虛實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万餘淵遂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

諫曰既獲賊衆何爲復資遣之也淵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事須爲計以離隙之淵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集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淵内應遂遁走追擒之以勳進爵爲侯增邑八百戸尋詔淵以本將軍爲平州刺史大都督仍鎮范陽及尒朱榮之死也范陽太守盧文偉誘淵出獵閉門拒之淵率部曲屯於郡南爲榮舉哀勒兵南向莊帝使東萊王貴平爲大使慰勞燕薊淵乃詐降貴平信之遂執貴平自隨進至

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邀擊之爲淵所敗會元
曄立淵欲歸之常山太守甄楷屯據井陘淵又
擊破之曄乃授淵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
刺史左軍大都督漁陽郡開國公邑一千戶前
廢帝立仍加開府餘如故幽州刺史劉靈助舉
義兵屯於安國城淵與叱列延慶等破擒之後
隨尒朱兆拒義旗於廣阿兆既敗走淵降齊
獻武王後從王破尒朱於韓陵永熙初除齊州刺
史餘如故出帝末淵與兗州刺史樊子鵠青州

刺史東萊王貴平密信往來以相連結又遣間使通誠於獻武王及出帝入關復懷顧望汝陽王暹既除齊州刺史次於城西淵擁部據城不時迎納民劉桃符等潛引暹入據西城淵爭門不剋率騎出奔妻兒部曲為暹所虜行達廣里會承 制以淵行青州事齊獻武王又遺淵書曰卿勿以部曲輕少難於東邁齊人澆薄唯利是從齊州城民尚能迎汝陽王青州之人豈不能開門待卿也但當勉之淵乃復還暹始歸其

部曲而貴平自以斛斯椿黨亦不受代淵進襲
高陽郡剋之置部曲家累於城中身率輕騎遊
掠於外貴平使其長子率衆攻高陽南青州刺
史茹懷朗遣兵助之時青州城人餽粮者首尾
相繼淵親率騎夜趣青州詐餽粮人曰臺軍已
至殺戮都盡我是世子下人今已走還城汝何
為復去也人信其言棄粮奔走比曉復謂行人
曰臺軍昨夜已至高陽我是前鋒今始到此頗
知侯公竟在何處城人兇懼遂執貴平出降淵

自惟反覆慮不獲安遂斬貴平傳首京師欲明不同於斛斯椿也及子鵠平詔以封延之爲青州刺史淵旣不獲州任情又恐懼行達廣川遂刧光州庫兵反遣騎詣平原執前膠州刺史賈璐夜襲青州南郭刧前廷尉卿崔光韶以惑人情攻掠郡縣其部下督帥叛拒之淵率騎奔蕭衍途中亡散行達南青州南境爲賣漿者斬之傳首京師家口配没

史臣曰朱瑞以背本向義責不見原延慶黨舊

違順常刑所及斛斯椿姦佞爲心讒忒自口取譬蒼蠅交亂四國投於豺虎天實棄之賈智侯淵反覆取斃破胡器小謀大終於顛蹶子鵠迷機寡筭竟以殲殄岳負力無謀制以一劍恍果行慮淺死不旋足觀其亡滅自取之也

列傳第六十八　魏書八十

列傳第六十九　　魏書八十一

綦儁　山偉

劉仁之　宇文忠之

綦儁字㩁顯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祖辰并州刺史儁莊帝時仕累遷為滄州刺史甚為吏人畏悅尋除太僕卿及尒朱世隆等誅齊獻武王赴洛止於邙山上召文武百司下及士庶令之曰尒朱暴虐矯弄天常孤起義信都罪甫斯翦今將翼戴親賢以昌魏曆誰主社稷允愜天

人申令頻煩莫有應者儁乃避席曰人主之體必須度量深遠明喆仁恕廣陵王遇世艱難不言淹載以人謀察之雖爲尒朱扶戴當今之聖主也獻武王欣然是之時黃門侍郎崔㥄作色而前謂儁曰廣陵王爲主不能紹營魏綱布德天下爲君如此何聖之有若言其聖應待大王時高乾邕魏蘭根等固執㥄言遂立出帝及出帝失德齊獻武王深思儁言常以爲恨尋除御史中尉於路與僕射賈顯度相逢顯度恃勳貴

排儁驕列倒儁忿見於色自入奏之尋加散
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儁
佞巧能候當塗斛斯椿賀拔勝皆與友善斛斯
椿之搆閒也出帝令儁奉詔晉陽齊獻武王集
文武與儁申釋儁辭屈而退性多詐賀拔勝出
鎮荊州過儁別因辭儁母儁故見敗遭擊被勝更
遣之錢物後兼吏部尚書復為滄州刺史徵還
兼中尉章武縣伯尋除殷州刺史薨於州贈司
空公謚曰文貞

子洪寔字巨正位尚書左右郎魏郡邑中正嗜
酒好色無行檢卒官
山偉字仲才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祖強美容
貌身長八尺五寸工騎射彎弓五石爲奏事
中散從顯祖獵方山有兩狐起於御前詔強射
之百步内二狐俱獲位内行長父稚之營陵令
偉隨父之縣遂師事縣人王惠涉獵文史稚之
位金明太守肅宗初元匡爲御史中尉以偉兼
侍御史入臺五日便遇正會偉司神武門其妻

從叔爲羽林隊主檛直長於殿門偉即劾奏庄
善之俄然奏正帖國子助教邊負外郎廷尉評
時天下無事進仕路難代遷之人多不霑預及
六鎭隴西二方起逆領軍元乂欲用代來寒人
爲傳詔以慰悅之而牧守子孫投狀求者百餘
人乂欲杜之因奏立勳附隊令各依資出身自
是北人悉被收叙偉遂奏記賛乂德美乂素不
識偉訪侍中安豐王延明黄門郎元順順等因
是稱薦之乂令僕射元欽引偉兼尚書二千石

郎後正名士郎修起居注僕射元順領選表薦
爲諫議大夫尒朱榮之害朝士偉時守直故免
禍及莊帝入宮仍除偉給事黃門侍郎先是偉
與儀曹郎袁昇屯田郎李延孝外兵郎李奐三
公郎王延業方駕而行偉少居後路逢一尼望
之歎曰此輩緣業同日而死謂偉曰君方近天
子當作好官而昇等四人皆於河陰遇害果如
其言俄領著作郎前廢帝立除安東將軍祕書
監仍著作初尒朱兆之入洛官守奔散國史典

書高法顯密埋史書故不遺落偉自以爲功訴求爵賞偉挾附世隆遂封東阿縣伯而法顯止獲男爵偉尋進侍中孝靜初除衛大將軍中書令監起居後以本官復領著作卒官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幽州刺史謚曰文貞公國史自鄧淵崔琛崔浩高允李彪崔光以還諸人相繼撰録綦儁及偉等諂說上黨王天穆及介朱世隆以爲國書正應代人脩緝不宜委之餘人是以儁偉等更主大籍守舊而已初無

述著故自崔鴻死後迄終偉身二十許載時事蕩然万不記一後人執筆無所憑據史之遺闕偉之由也外示沉厚内實矯競與綦儁少甚相得晚以名位之間遂若水火與宇文忠之之徒代人為黨時賢畏惡之而愛尚文史老而彌篤偉弟少亡偉撫寡訓孤同居二十餘載恩義甚篤不營產業身亡之後賣宅營葬妻子不免飄泊士友歎愍之

長子昂襲爵

劉仁之字山靜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徙于洛父尒頭在外戚傳仁之少有操尚粗涉書史眞草書迹頗號工便御史中尉元昭引爲御史前廢帝時兼黃門侍郎深爲尒朱世隆所信用出帝初爲著作郎兼中書令旣非其才在史未甞執筆出除衛將軍西兗州刺史在州有當時之譽武定二年卒贈衛大將軍吏部尚書靑州刺史論曰敬仁之外示長者内懷矯詐其對賓客破牀弊席麤飯冷菜衣服故敗乃過逼下善候

當途能爲詭激毋於稠人廣衆之中或撾一姦吏或縱一孤貧大言自眩示已高明矜物無知淺識皆稱其美公能之譽動過其實性又酷虐在晉陽曾營城雉仁之統監作役以小稽緩遂杖前殷州刺史裴瑗并州刺史王綽齊獻武王大加譴責性好文字吏書失體便加鞭撻言韻微訛亦見捶楚吏民苦之而愛好文史敬重人流與齊帥馮元興交款元興死後積年仁之營視其家常出隆厚時人以此尚之

字文忠之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世據東部後入居代都祖阿生安南將軍巴西公父佩卒於治書侍御史忠之猶涉文史頗有筆札釋褐太學博士天平初除中書侍郎裴伯茂與之同省常侮忽之以忠之色黑呼爲黑宇後勑脩國史元象初兼通直散騎常侍副鄭伯猷使蕭衍武定初爲安南將軍尚書右丞仍脩史未幾以事除名忠之好榮利自爲中書郎六七年矣遇尚書省選右丞預選者皆射策忠之

入試焉既獲丞職大爲忻滿志氣囂然有驕物之色識者笑之既失官爵怏怏發病卒

子君山

史臣曰綦儁遭逢受職山偉位行頗爽仁之雖内懷矯詐而交情自篤忠之雖文史足用而雅道蔑聞謂全德者其難矣哉

列傳第六十九　　魏書八十一

列傳第七十　魏書八十二

李琰之　祖瑩

常景

李琰之字景珍小字默蠡隴西狄道人司空韶之族弟早有盛名時人號曰神童從父司空沖雅所歎異每曰興吾宗者其此兒乎恒資給所須愛同己子弱冠舉秀才不行曾遊河內北山便欲有隱遁意會彭城王勰辟為行臺參軍苦相敦引尋為侍中李彪啓兼著作郎脩撰國史

稍遷國子博士領尚書儀曹郎中轉中書侍郎司農少卿黄門郎脩國史遷國子祭酒轉秘書監兼七兵尚書遷太常卿孝莊初太尉元天穆北討葛榮以琰之兼御史中尉爲北道軍司還除征東將軍仍兼太常出爲衞將軍荆州刺史頃之兼尚書左僕射三荆二郢大行臺尋加散騎常侍琰之雖以儒素自業而每語人言吾家丗將種自云猶有關西風氣及至州後大好射獵以示威武尒朱兆入洛南陽太守趙脩延以

琰之莊帝外戚誣琰之規奔蕭衍襲州城遂被囚執脩延仍自行州事城內人斬脩延還推琰之釐州任出帝初徵兼侍中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永熙二年薨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謚曰文簡琰之少機警善談經史百家無所不覽朝廷疑事多所訪質每云崔博而不精劉精而不博我既精且博學兼二子謂崔光劉芳也論者許其博未許其精當時物議咸共宗之又自誇文章從姨兄常景

笑而不許毋休閑之際恒閉門讀書不交人事嘗謂人曰吾所以好讀書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爲聲名勞七尺也此乃天性非爲力彊前後再居史職無所編緝安豐王延明博聞多識每有疑滯恒就琰之辨析自以爲不及也

二子綱惠並從出帝入關

祖瑩字元珍范陽遒人也曾祖敏仕慕容垂爲平原太守太祖定中山賜爵安固子拜尚書左

丞卒贈并州刺史祖嶷字元達以從征平原功進爵爲侯位馮翊太守贈幽州刺史父季眞多識前言往行位中書侍郎卒於安遠將軍鉅鹿太守瑩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爲中書學生好學躭書以晝繼夜父毋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驅逐僮僕父毋寢睡之後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窻戶恐漏光明爲家人所覺由是聲譽甚盛後外親屬呼爲聖小兒尤好屬文中書監高允每歎曰此子才器非諸生所

及終當遠至時中書博士張天龍講尚書選爲
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書勞倦不覺天曉催
講旣切遂誤持同房生趙郡李孝怡曲禮卷上座
博士嚴毅不敢還取乃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
不遺一字講罷孝怡異之向博士說舉學盡驚
後高祖聞之召入令誦五經章句并陳大義帝
嗟賞之瑩出後高祖戲盧昶曰昔流共工於幽
州北裔之地那得忽有此子昶對曰當是才爲
世生以才名拜太學博士徵署司徒彭城王勰

法曹行參軍高祖顧謂勰曰蕭賾以王元長爲
子良法曹今爲汝用祖瑩豈非倫匹也勑令掌
勰書記瑩與陳郡袁翻齊名秀出時人爲之語
曰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再遷尚
書三公郎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
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
風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
王公吟詠情性聲律殊佳可便爲誦悲彭城詩
肅因戲勰云何意悲平城爲悲彭城也勰有慙

色瑩在座即云所有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耳肅
云可爲誦之瑩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
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甚嗟賞之勰亦大悅
退謂瑩曰卽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爲吳
子所屈爲冀州鎮東府長史以貨賄事發除名
後侍中崔光舉爲國子博士仍領尚書左戶部
李崇爲都督北討引瑩爲長史坐截沒軍資除
名未幾爲散騎侍郎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
古玉印勑召瑩與黃門侍郎李琰之令辨何世

之物瑩去此是于寘國王晉太康中所獻乃以
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為博物累遷國
子祭酒領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大中正監起居
事又監議事元顥入洛以瑩為殿中尚書莊帝
還宮坐為顥作詔罪狀尒朱榮免官後除祕書
監中正如故以參議律曆賜爵容城縣子坐事
繫於廷尉前廢帝遷車騎將軍初莊帝末尒朱
兆入洛軍人焚燒樂署鍾石管弦略無存者勑
瑩與錄尚書事長孫稚侍中元孚典造金石雅

樂三載乃就事在樂志遷車騎大將軍及出帝
登阼瑩以太常行禮封文安縣子天平初將遷
鄴齊獻武王因召瑩議之以功遷儀同三司進
爵爲伯薨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冀州刺史瑩
以文學見重常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
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偷竊
他文以爲已用而瑩之筆札亦無乏天才但不
能均調玉石兼有製裁之體減於袁常焉性爽
俠有節氣士有窮厄以命歸之必見存拯時亦

以此多之其文集行於世

子珽字孝徵襲

常景字永昌河内人也父文通天水太守景少
聰敏初讀論語毛詩一受便覽及長有才思雅
好文章廷尉公孫良舉爲律博士高祖親得其
名既而用之後爲門下録事太常博士正始初
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勑景
參議世宗季舅護軍將軍高顯卒其兄右僕射
肇私託景及尚書邢巒并州刺史高聰通直郎

徐紇各作碑銘並以呈御世宗悉付侍中崔光
簡之光以景所造爲最乃奏曰常景名位乃處
諸人之下文出諸人之上遂以景文刊石肇尚
平陽公主未幾主薨肇欲使公主家令居廬制
服付學官議正施行尚書又以訪景景以婦人
無專國之理家令不得有純臣之義乃執議曰
喪紀之本實稱物以立情輕重所因亦緣情以
制禮雖理關盛衰事經今古而制作之本降殺
之宜其實一焉是故臣之爲君所以資敬而崇

重爲君母妻所以從服而制義然而諸侯大夫
之爲君者謂其有地土有吏屬無服文者言其
非世爵也今王姬降適雖加爵命事非君邑理
異列土何者諸王開國備立臣吏生有趨奉之
勤死盡致喪之禮而公主家令唯有一人其丞
已下命之屬官既無接事之儀實闕爲臣之禮
原夫公主之貴所以立家令者蓋以主之內事
脫須關外理無自達必也因人然則家令唯通
內外之職及典主家之事耳無關君臣之理名

義之分也由是推之家令不得爲純臣公主不可爲正君明矣且女人之爲君男子之爲臣古禮所不載先朝所未議而四門博士裴道廣孫榮乂等以公主爲之君以家令爲之臣制服以斬乖謬彌甚又張虛景吾難羅鷵等不推君臣之分不尋致服之情猶同其議準母制齊衰之名實理未爲允竊謂公主之爵既非食菜之君家令之官又無純臣之式若附如母則情義罔施若準小君則從服無據案如經禮事無成文即

愚見謂不應服朝廷從之景淹滯門下積歲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揚子雲等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託意以讚之其讚司馬相如曰長卿有艷才直致不羣性鬱若春煙舉皎如秋月映遊梁雖好仁仕漢常稱病清貞非我事窮達委天命其讚王子淵曰王子挺秀質逸氣干青雲明珠既絕俗白鵠信驚羣才世苟不合遇否途自分空枉碧雞命徒獻金馬文其讚嚴君平曰嚴公體沈靜立志明霜雪

味道綜微言端著演妙說才屈羅仲口位結李
強舌素尚邁金貞清標陵王徹其讚揚子雲
蜀江導清流揚子挹餘休含光絕後彥覃思
邈前脩世輕久不賞玄談物無求當途謝權寵
置酒獨閑遊景在樞密十有餘年爲侍中崔
光盧昶游肇元暉尤所知賞累遷積射將軍給
事中延昌初東宮建兼太子屯騎校尉録事皆
如故其年受勑撰門下詔書凡四十卷尚書元
萇出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請景爲司馬以

景階次不及除録事參軍襄威將軍帶長安令甚有恵政民吏稱之先是太常劉芳與景等撰朝令未及班行別典儀注多所草創未成芳卒景纂成其事及世宗崩召景赴京還脩儀注拜謁者僕射加寧遠將軍又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後授步兵校尉仍舍人又勅撰太和之後朝儀已施行者凡五十餘卷時靈太后詔依漢世陰鄧二后故事親奉廟祀與帝交獻景乃據正以定儀注朝廷是之正光初除龍驤將軍

中散大夫舍人如故時肅宗以講學之禮於國子寺司徒崔光執經勑景與董紹張徹馮元興王延業鄭伯猷等俱爲録義事畢又行釋奠之禮並詔百官作釋奠詩時以景作爲美是年九月蠕蠕主阿那瓌歸闕朝廷疑其位次高陽王雍訪景景曰昔咸寧中南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特進之下今日爲班宜在蕃王儀同三司之間雍從之朝廷典章疑而不決則時訪景而行初平齊之後光禄大夫高聰徙於北京

中書監高允爲之婢妻給其資宅聰後爲允立
碑每云吾以此文報德足矣豫州刺史常綽以
未盡其美景尚允才器先爲遺德頌司徒崔
光聞而觀之嘉味良久乃云高光祿平日每矜
其文自許報允之德今見常生此頌高氏不得
獨擅其美也侍中崔光安豐王延明受詔議定
服章勑景參脩其事尋進號冠軍將軍阿那
瓌之還國也境上遷延仍陳窘乏遣尚書左丞
元孚奉詔振恤阿那瓌執孚過柔玄奔于漠北

遣尚書令李崇御史中尉兼右僕射元纂追討不及乃令景出塞經瓫山臨瀚海宣勑勒衆而返景經涉山水悵然懷古乃擬劉琨扶風歌十二首進號征虜將軍孝昌初兼給事黃門侍郎尋除左將軍太府少卿仍舍人固辭少卿不拜改授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徐州刺史元法僧叛入蕭衍衍遣其豫章王蕭綜入據彭城時安豐王延明爲大都督大行臺率臨淮王彧等衆軍討之既而蕭綜降附徐州清復遣景兼

尚書持節馳與行臺都督觀機部分景經落
勞乃作銘焉是時尚書令蕭寶夤都督崔延
伯都督北海王顥都督車騎將軍元恒芝等並
各出討詔景詣軍宣旨勞問還以本將軍授
徐州刺史杜洛周反於燕州仍以景兼尚書為
行臺與幽州都督平北將軍元譚以禦之景
表求勒幽州諸縣悉入古城山路有通賊之處
權發兵夫隨宜置戍以為防遏又以頊來差斗
不盡彊壯今之三長皆是豪門多丁為之今求

權發爲兵肅宗皆從之進號平北將軍別勅譚西至軍都關北從盧龍塞據此二嶮以杜賊出入之路又詔景山中嶮路之處悉令捍塞景遣府録事參軍裴智成發范陽三長之兵以守白閏都督元譚據居庸下口俄而安州石離冗城斛鹽三戍兵反結洛周有衆二万餘落自松岍赴賊譚勒別將崔仲哲等截軍都關以待之仲哲戰没洛周又自外應之腹背受敵譚遂大敗諸軍夜散詔以景所部別

將李琚爲都督代譚征下口降景爲後將軍
解州任仍詔景爲幽安玄　四州行臺賊既
南出鈔掠薊城景命統軍梁仲禮率兵士邀
擊破之獲賊將御夷鎮軍主孫念恒都督李
琚爲賊所攻薊城之北軍敗而死率屬城人御
之賊不敢逼洛周還據上谷授景平北將軍光
祿大夫行臺如故洛周遣其都督王曹紇眞
馬叱斤等率衆薊南以掠人穀乃遇連雨賊衆
疲勞景與都督于榮刺史王延年置兵粟國

邀其走路大敗之斬曹紇眞洛周率衆南趨
范陽景與延年及榮復破之又遣別將重破之
於州西虎眼泉擒斬及溺死者甚衆後洛周南
圍范陽城人翻降執刺史延年及景送於洛周
洛周尋爲葛榮所吞景又入榮榮破景得還
朝永安初詔復本官兼黃門侍郎又攝著作
固辭不就二年除中軍將軍正黃門先是參議
正光壬子歷至是賜爵高陽子元顥內逼莊帝
北巡景與侍中大司馬安豐王延明在禁中召

諸親賓安慰京師顯入洛景仍居本第莊帝還宮解黃門普泰初除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祕書監以預詔命之勤封濮陽縣子後以例追永熙二年監議事景自少及老恒居事任清儉自守不營產業至於衣食取濟而已耽好經史愛翫文詞若遇新異之書殷勤求訪或復質買不問價之貴賤必以得為期友人刀整每謂曰卿清德自居不事家業雖儉約可尚將何以自濟也吾恐執事太常方餧於栢谷耳遂與衛將

軍羊深矜其所乏乃率刀雙司馬彥邕李諧
畢祖彥畢義顯等各出錢千文而爲買馬焉
天平初遷鄴景匹馬從駕是時詔下三日戶四
十万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尚書丞郎已下非陪
從者盡乘驢齊獻武王以景清貧特給車牛
四乘妻孥方得達鄴後除儀同三司仍本將
軍武定六年以老疾去官詔曰几杖爲禮安車
致養敬齒尊賢其來尚矣景藝業該通文
史淵洽歷事三京年彌五紀朝章三品歸祿俸

無餘家徒壁立宜從哀恤以旌元老可特給右
光祿事力終其身八年薨景善與人交終始若
一其遊處者皆服其深遠之度未曾見其矜
吝之心好飲酒澹於榮利自得懷抱不事權
門性和厚恭慎每讀書見韋弦之事深薄
之危乃圖古昔可以鑒戒指事為象讚而述
之曰周雅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
敢不蹐有朝隱大夫監戒斯文乃惕焉而懼曰
夫道喪則性傾利重則身輕是故秉和體遜

式銘方冊防微愼獨載象丹青信哉爾人之賦
文聃而理明仰瞻高天聽卑視諦俯測厚地岳
峻川渟誰其戴之不私不畏誰其踐之不陷不墮
謷善惡是徵物罔同異論凡匪夂人咸敬忌嗟
乎唯地厚矣尚亦兢兢浩浩名位孰識其親摶
之弗得聆之無聞故有戒於顯而急乎微好爵
是冒聲奢是基身陷於祿利言溺於是非或
求欲而未厭或知足而不辭是故位高而勢愈
逍正立而邪愈欺安有位極而危不萃邪榮

而正不凋故悔多於地厚禍甚於天高夫悔
未結誰肯曲躬夫禍未加誰肯累足固機發
而後思圖車覆而後改躅改之無及故狡兎
穴思之在後故逆鱗易觸君子則不然體舒則
懷卷視溺則思濟厚夫人之度邈於無階之天
勢位之危深於不測之地餌厚而躬不競爵降而
心不係守善於已成懼衍於未敗雖盈而戒沖
通而慮滯以知命爲遐齡以樂天爲惠以戢智
而從時以懷愚而遊世曲躬焉累足焉茍行之

晝已決矣猶夜則思其計誦之口亦明矣故恖
必嘗其契故能不同不誘而弭謗於羣小無毀
無譽而貽信於上帝託身與金石俱堅立名與
天壤相獘賈競無侵優遊獨逝夫如是故綺
閣金門可安其宅錦衣玉食可頤其形柳下三
黜不慍其色子文三陟不喜其情而惑者見居
高可以持勢欲乘高以據榮見直道可以脩
已欲專道以邀聲夫去聲然後聲可立豈矜道
之所宣慮危然後安可固豈假道之所全是以

君子鑒恃道不可以流聲故去聲而懷道鑒專道不可以守勢故去勢以崇道何者履道雖高不得無亢求聲雖道不得無悔然則聲奢繁則實儉凋功業進則身迹退如此則精靈遂越憍侈自親情與道絕事與勢隣方欲役思以持勢乘勢以求津故利欲誘其情禍難嬰其身利欲交則幽明以之變禍難構則智術無所陳若然者雖縻爵帝扃焉得而寧之雖結珮皇庭焉得而榮之故身道未究而崇邪之徑

已形成功未立而脩正之術已生福祿交蹇於人事屯難頻萃於時情忠介剖心於白日耿節沉骨於幽靈因斯愚智之所機倚伏之所係全亡之所依其在遜順而已哉嗚呼鑒之嗚呼鑒之景所著述數百篇見行於世刪正晉司空張華博物志及撰儒林列女傳各數十篇去

長子昶少學識有文才早卒

昶弟彪之永安中司空行參軍

史臣曰琰之好學博聞鬱爲邦彥祖瑩幹能

藝用實曰時良常景以文義見宗著美當代覽其遺藁可稱尚哉

列傳第七十　　魏書八十二

魏收書列傳七十

